

Iván Repila

伊凡·雷皮拉 生存搏鬥的寓言

西班牙小說家伊凡·雷皮拉（Iván Repila，1978-）將近十年前出版的第二部作品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（*El niño que robó el caballo de Atila*，2013），經過英譯本和英語世界的廣泛好評之後，得以大步走出西班牙，邁向世界書市，遂譯成十餘國語言，堪稱「十年磨一市」。

在文藝出版界被歸列為「新鄉土」（neo-rural）的伊凡·雷皮拉，從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中立刻大轉向，嘗試走進「奇幻文學」之林，讀者可以從許多寓言故事或奇幻文學裡擷取到許多忽隱乍現的靈光，或是跳躍式的情節片段，彷彿拼圖碎片，這些拼圖沒有各自延伸鋪陳情節，銜接的扣環是小說裡兩個兄弟的求生對話，蘊含生存的哲理和寓言。

沒有名字的兩個男孩（大個子和小個子），沒有明確的時代和地理背景（寓言故事的本質），小說一開始拋出兩個兄弟不知什麼原因，落入七公尺深的井裡，想方設法存活，尋求跳出井口的生機。字裏行間模稜弔詭，隱然指涉親生母親殘忍棄子的行徑，而布包的食物是良心不安的施捨或誘惑，故事就在這口井內爬梳編織，全書出現可以跟人物連結、推敲的隱喻是：媽媽、狼、井、布包、亞提拉（Atila）、匈奴（Hunos）、馬。一本讓讀者充分發揮自主想像與無限可能的詮釋權。

閱讀《偷》書，可以聯想到

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（Ágota Kristóf，1935—2011）《惡童日記》（*Le Grand Cahier*）裡的克勞斯和路卡斯兄弟的境遇；可以和阿根廷作家皮內多（Rafael Pinedo，1954-2006）的小說《布洛》連結（Plot：指主角人物出生時掉落泥地「墜落」的聲音），或是更熟知的貝克特的劇作《等待果陀》。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通的訊息：一種末世毀滅的蒼涼意境，對生存環境的悲觀和茫然，一種掙扎無望的等待。

如果我們想要洞悉作者雷皮拉還想透過《偷》書傳遞什麼訊息，或許前言的兩則引文可窺知一二：柴契爾夫人對貧富世界對峙的說法，以及布萊希特陳述自己生存的時代：生於叛亂、饑荒、混沌與紊亂的世界的心路歷程。的確，《偷》書的大個子和小個子，在井裡面的首要困境就是對抗飢餓。兄弟倆一個魁梧粗壯，一個天真羸弱；一個務實，「找」出去的方法（力行），一個神遊，「想」出去的念頭（幻覺），儼然鋪陳「現實與理想，真實與虛幻」的對比。然

● Aixa de la Cruz / 圖片來源

● 張淑英 / 撰文

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，二〇一六年應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。學術專長為當代拉丁美洲、西班牙文學，翻譯研究，西語作品中譯近二十本，中詩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。

而，在這樣生死存亡孤立無援的逆境中，人無異於禽獸，多少人性的惡與恨自然暴露！報復、憤怒、拋棄、不仁不義、自私與漠然，都變成了倖存的憑藉。

雷皮拉創作時，或許無意別出心裁，構築偉大的藍圖，卻拋出一個牽引讀者無限遐想的幻境。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在第三十一章才出現，而這一章節過後，筆觸又走向另一個不可思議的情境鋪陳。

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



入門書推薦

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
(馬可字羅，2022)



「哥哥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我是那個偷走亞提拉馬的小孩，我拿牠的馬蹄鐵做了一雙鞋，凡我踩過之地永遠長不出野草。很多壞人怕我，奉我為神明之鞭，只因我長途跋涉，走遍世界，使他們的土地荒蕪，種子無法發芽。」

「你單槍匹馬？」

「和匈人一起。」

「匈人是誰？」

對歐洲的讀者而言，這樣的歷史寓言是熟悉且引人入勝的。亞提拉 (Attila/Attila, 406-453)，是古代歐亞大陸匈人勢力最龐大的領袖，曾是羅馬帝國的勁敵，史學家稱其為「上帝之鞭」，一說他是最偉大的統治者，一說他是最跋扈、野蠻好殺戮的侵略者。如此威震八方的雄風更來自「亞提拉的馬」——奧塔 (Othar)，源於亞洲的野生馬「塔爾班種」 (tarpan)，今已絕跡。身高約一百三十公分，短小精悍，體型結實壯碩，頸寬短，眼小耳朵長，奔馳速度快，是神聖的動物，享有和亞提拉一樣的尊榮。小個子夢遊這樣的歷史情境，帶出了殘酷世界裡人人都想統御征服他者的渴望，一

個弱肉強食，勝者為王，逆者為寇的野蠻世界。這個歷史寓言反映了雷皮拉〈給臺灣讀者的一封信〉：「我們都是在一種並非平等和正義的制度下的犧牲者，而很多時候，我們出於己身利益，拒絕承認世界是崩解的。」

崩解的世界恆常是野蠻的，恆常是脫序的，無理性與荒謬的，因此，在故事與結構鋪陳上，作者是最刻意的（跳躍與怪誕；實驗性的書寫），擬仿了不少讀者熟悉的奇幻或神話影像。奇幻文學理論所探討的框架中，有「不／可能的世界」、「不／似真的世界」，「超自然的世界」，可能是荒謬怪誕、靈異、夢境、神奇。《偷》書的延展是在一種「可能、不是真／不似真」 (inverosimil)，甚至怪誕的奇異世界中發生。雷皮拉說他「做過一個夢……夢到這裡為止」，「夢」可以將所有的「不似真」合理化。例如，沒有人可以像大個子小個子那般，在井裡飢餓如此久的時日；吃蚯蚓、吃蛆度日；會飛的狗、會說話的花、長得像蛆的雞、夢到吃掉媽媽、龍蛋的蛋殼、鮮血磨坊……等等。我們無意

拉抬作者創作的筆力和想像力與大師相提並論，但讀者閱讀的文本裡，《百年孤寂》、《豐乳肥臀》、《環遊世界首航記》、《塵世王國》、《杜瓦特家族》……怪誕誇飾、幻覺作祟、弑母的故事、眾多奇情怪狀似曾相識，已見諸精彩名作，雷皮拉擷取這些波光掠影，召喚了大眾集體的閱讀記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奇幻裡荒謬的元素的確存在《偷》書裡。卡繆提到人與不可理解的世界的對立是一種荒謬。《偷》書的「井」是一個隱喻，一個存在主義的疏離與荒謬。這個井是一個金字塔，是上下權力位階的圖騰，遠比平面的核心和邊緣更有階級性。這口井也是一個黑洞，是落井下石，也是洞穴理論裡真實與虛幻世界的對照，考驗著兄弟倆的承諾與耐力。井裡井外都是人與世界拉鋸的場域。

從井裡重生的小個子履行了承諾後，再回到井邊；在井底屍體腐爛的大個子已踐行他的意志。薛西弗斯，在反抗中是絕望、充實且幸福的。